

續
綸
扉
奏
草

續論屏奏草恭之二

救劉主事揭

蒙

發下禮部主事劉宗周一本該文書官韓春口傳
聖諭擬票重處臣等細觀本內所言委皆妄發

皇上講學勤政留神治理方爲堯舜之君豈有宴
遊狎昵諸事宗周不能宣揚

聖德語言狂戇罪何所辭但其心雖出于沽名而
其言亦近于忠愛以唐虞三代之聖帝明王
而典謨所載常有禽荒色荒甘酒嗜音之戒

不以爲嫌天下後世亦未嘗以此爲聖帝明
王累而反益章其盛德

皇上若重處宗周則天下之人將以宗周爲忠直
而反成其名矣臣等仰窺
聖度如天何所不容且知

皇上真是堯舜之君必不因宗周之言有所貶損
故敢陳其愚衷如此伏望

聖慈曲垂鑒允

天啓元年十月二十六日

辭延綏捷叙疏

奏爲捷叙蒙

恩瀝誠辭免仰祈

鑒乞事該兵部以延綏大捷題叙各官伏蒙

聖恩推及閣臣進

臣

中極殿大學士蔭一子尚寶

司丞賞銀五十兩彩段四表裏

臣

不勝愧感

隨查叙疏先後兩捷係萬曆四十年十月

臣

在閣供事至四十三年告

廟宣捷不知何以至今方叙事經十年

臣

之夢寐

已不及此矣不意重入綸扉之日正值舉行

曠典之辰懋賞不靳乎彤弓

特恩首加于紫閣反躬知愧邁會稱奇念臣前此
備員八載屢值捷功每有

加恩悉皆控免蓋閣臣身居帷幄原不宜分邊圉
之勞而愚臣才乏贊襄更何敢冒賒涯之賞
在當時已自如此豈今日又復不然辭受異
情後先舛戾義之所必不敢出也伏望

聖慈俯鑒愚誠

亟收成命庶省累疏之賁陳益增寸衷之感激矣
奉

聖旨延綏等鎮捷功久稽叙賚卿前在

皇祖朝殫忠運籌懋著猷績今來正當捷叙加恩
示報朕豈有私宜遵成命祗受不必遜辭該部
知道

天啓元年十一月初一日

擬孫給事本揭

蒙

發擬給事中孫杰一本

臣

等看得本中請逮李維

翰此實海內人情久懷憤恨以爲奴酋之猖獗皆維翰督催張承胤浪戰所致遼左千餘里之封疆數十萬之生靈

國家千百萬之糧餉皆破壞于維翰之手論其罪狀尚在楊鎬李如楨之上而至今優游田里恬然無恙

國法之不行未有如是之甚者今東西交訌中

外騷動人情之玩愒已極若非大明賞罰誰肯用命而維翰之罪不正則賞罰何自而明至於推官鄭之范棄城逃奔罪狀尤著遷延日久未正刑章近日經畧監軍言遼左將吏人人各備好馬但賊至卽逃皆之范爲之作備也臣等竊以爲此二人不拏

國家雖再聚數十萬兵再糜數千萬餉亦終不能削平禍亂而天下事去矣此在今日誠爲救急之第一着而不容再以姑息處之者也故臣等敢擬令官旗拏問正罪庶少慰公憤

之輿情而邊臣亦知所警矣伏望

聖裁施行

天啓元年十一月初二日

再辭延綬捷叙疏

奏爲辭

恩未蒙

鑒允再懇

聖慈俯容辭免事該

臣

以延鎮捷叙

加恩疏辭奉

聖旨延綬等鎮捷功久稽叙賚卿前在

皇祖朝殫忠運籌懋著猷績今來正當捷叙加恩
示報朕豈有私宜遵成命祇受不必遜辭該部
知道欽此臣惟此番捷叙雖臣在閣時事與

捷之無干者稍異但上憑

皇祖之威靈下賴將士之戮力

臣

庸劣備員實

嘗有寸籌可運其不當覲顏承

恩亦與黔捷同也

臣

生平無他長惟有引分知足

一念可以自信今中外艱危

臣

雖感激

愚私見勉受事然老病衰頹難勝勞苦常恐旦暮
不可知以孤

知遇若復冒昧濫承終無報稱於心何安故敢

瀝悃誠仰祈

聖鑒卽

賜俞允使臣得遂初心不爲虛讓臣幸大矣奉
聖旨朕嘉延鎮等捷叙賚在事諸臣以卿前司政
本獨運帷籌功宜首叙遵制加恩何得一柴難
免慎毋固遜慰朕眷酬吏部知道

天啓元年十一月初五日

請貴州兵餉揭

蒙

發擬兵部一本爲貴州請餉奉

上傳帑金原備遼東四川急用其貴州兵餉着該省設處王三善催他卽去欽此

臣等卽當擬

上但念貴州地方至窮至苦兵餉多係四川湖廣兩省協濟今奢崇明作亂兩省皆自救不暇必不能協濟貴州此外毫無措處而奢氏在川貴接壤貴州之亂卽四川之亂唇齒相依事同一體不得顧此而遺彼也王三善之請

餉^臣等亦再三籌度欲不與則貴州必不能
支欲與則帑金又難徧給故擬量與十萬兩
尚恐于事未必有濟若併此靳之則^臣等亦
莫知所以爲計而三善空手入黔反得以藉
口矣敢仍冒昧擬

上而嚴催三善速行以救貴州之急伏望
聖裁

天啓元年十一月初八日上

三辭延綬捷叙疏

奏爲

恩命萬不敢承懇乞

聖明卽

賜鑒允事該

臣

再疏辭

恩表

聖旨朕嘉延鎮等捷叙賚在事諸臣以卿前司政
本獨運帷籌功宜首叙遵制加恩何得一槩辭
免愼母固遜慰朕眷酬吏部知道欽此臣惟聞
臣得與捷叙雖出

朝廷特恩間亦有受有辭而揆之分義則臣所云
閣臣不宜冒邊鎮之功微臣未嘗效贊襄之
力兩言盡之故臣前此八年竟不敢受今安
可自背初心作兩截人哉况受恩者必圖報
稱臣既老且病受事纔旬餘已趨走不前每
值風雪嚴寒輒一步一躡拜跪艱難屢欲僵
仆似此情景安能效尺寸以報

皇上如使舊恩未酬而

新寵再冒其爲負欠恐百生亦不能償而

皇上之褒其功者乃所以益其罪矣臣萬里遠來

實以

臨事劬勩不敢安卧自矢無功名富貴乞恩澤肥
身家之念昨同官辭疏臣卽爲擬允非但體
同官勞謙冲抑之盛心亦將爲自己地也自
兩聖登極澤遍寰區公車之牘半皆陳乞之章臣
獨何心不欲徼

煌煌之綸綍累累若若之檄叙以上光祖父下庇
子孫哉顧于義有所不可耳夫言再則煩三
則瀆今臣瀆矣伏望

聖明卽

賜鑒允免

臣

屢陳

臣

不勝激切祈懇之至奉

聖旨捷叙加恩輔臣累朝彝典且卿贊襄

皇祖實懋勲勞非他可比殿廡未足示酬何乃固
遜不已以卿疏懇切特允辭免成卿勞謙之美
銀幣宜祇承吏部知道

天啓元年十一月十一日

敕周給事揭

蒙

發擬禮科左給事中周朝瑞一本該文書官韓泰
傳出

聖諭以本內黨護王納諫毛士龍應行重處不許
申救臣等竊惟納諫士龍皆已奉

旨處分朝瑞又復有言自是其失但此二事原經
撫按官及九卿科道議奏朝瑞不過掇拾人
言因條陳而牽及之

皇上既處二臣而又重處朝瑞大小臣工必復爭

論而

朝端愈多事矣朝瑞曾於

先帝時被謫賴

皇上矜其讜直得復原官海內方以此傳頌

聖德乃未幾而又被

嚴譴毋乃非前此所以

優容朝瑞之至意乎近來言官遷謫已多雖其輕

言妄發自取愆尤然自古帝王皆以容受謫

耳之言爲盛德今日蒙

發九卿等官申救倪思輝等本

臣等尚望

上奏

萬壽之期沛曠蕩之恩冒昧擬

乞而奈何又處一朝瑞乎臣等居股肱之任以輔
弼爲職若使自同外臣曲爲庇護不以

君父之心爲心

九廟神靈應加罪責如其依阿順從無所匡救不
能成

皇上爲堯舜之君則亦無庸臣等爲矣伏望

聖慈俯鑒愚衷其周朝瑞本臣等謹擬

乞責諭加罰治恭候

聖裁

天啓元年十一月十二日

給假謁 陵疏

奏爲懇

恩給假恭謁

定陵

慶陵以申愚惻事

臣等皆草茅賤士幸列清班

臣

向高備員輔弼事

皇祖八年又曾事

皇考于東宮異常

知遇曠古所希臣繼偕蒙

皇祖欽點入閣

皇考渙發

綸音遂得從輔臣之後奉事

陛下言念

二聖三十載養育之恩真同

天地曩者

龍馭相踵上賓

臣

等跼伏里中既不與擗踊之哀

又不與執紼之役中懷如割寢食未之敢忘

今

方劔水藏而松楸未拱不勝悽愴怵惕之思是用

披忱

上請懇乞

聖慈俯鑒微誠給假數日容

臣等祇詣

山陵展謁如禮庶蟻忱少安退就溝壑亦無所恨

臣等不勝懇切待命之至奉

聖旨覽卿等奏恭謁

皇祖定陵

皇考慶陵朕知道了

天啓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擬係給事論閣臣吏部本揭

蒙

發擬刑科右給事中孫杰一本論劾大學士劉二

燝吏部尚書周嘉謨臣等已擬票上請

聖裁復蒙

發下改擬臣等未測

聖意難以更定但查本內所論霍維華之年例則

吏部必自有說非臣等所能知故擬令吏部

說明其袁應泰係多官會推修卜年高出胡

嘉棟之用係經畧巡撫及科道各官保舉望

其收拾遼人將功贖罪非吏部得自主張若
閣臣不過照常票擬更無干涉臣等再四籌
度議擬不過如此別無可以措辭故敢仍將
原票封進恭請

聖裁臣等不勝冒昧悚息之至

天啓元年十一月十九日上

回奏吏部署印官揭

今日蒙

發下吏部左侍郎包見捷本該文書官韓春口傳
聖諭印著包見捷署掌臣等卽當擬上但包見捷
告病日久卽今奄奄床褥旦暮難保萬分不
能出理部事而

大計期迫難以久待不如仍著尚書周嘉謨出完
此事而後聽其求去亦未爲晚臣等非爲嘉
謨蓋以事體如此方爲妥便故敢冒昧具擬
恭請

聖裁

八啓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上

南服經光陰論

奏爲日擊時艱興思良將懇乞

聖明追叙舊勞以章激勸事 臣等聞天下安危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今天下雖未危然亦不可謂安矣 臣等備員綸扉無益于安危之數每相與圖惟安得有真將才能戡難定功以上釋

九重宵旰之憂下舒萬姓倒懸之苦者而博詢中外尚未有其人或_臣有之而_臣等不及知耶諸效謀獻策之輩又多竅談剿說無益實用竊

以爲兵家之事故未易言徒取虛聲于平日
率難責效于臨時如近日遼左之役隕將屢
師可爲所鑒然猶贈廕立祠蒙

恩優渥豈非借此以鼓舞忠義感發人心爲將來
者勸耶乃有勲庸昭著南北勤勞三尺童子
知其姓名而不食尺寸之報亦無人爲之表
章此固

聖朝一大闕典而介冑之士所爲扼腕而不平者
也臣等敢冒昧言之故都督戚繼光當嘉靖
季倭奴入寇海上浙直閩廣無不摧殘蔓延

十載莫能少撓其鋒獨繼光在浙救有戰功
迨閩中告急勢在燃眉繼光提偏師入閩累
戰俱捷所捕斬首級見于奏報載在

實錄者殆將二萬時興化已陷賴繼光而復省城
將危賴繼光而存

國家之得以有閩不至淪于島夷者分毫皆繼
光力也其兵又不過五千而倭與奸民相糾
合常不下十數萬竟破滅之至今白叟黃童
能言其事所在畫像立祠春秋俎豆至有感
而泣下者倭難旣平移繼光鎮薊時虜方集

驚屢窺畿輔繼光簡卒蒐乘造車製器百凡
備禦之具無不具飭又築遵化諸城及修砌
邊牆皆屹然金湯而未嘗取給公帑終繼光
在事虜不敢入薊十餘年間近郊無風塵之
警又皆繼光力也夫

國家所患南倭北虜耳繼光破倭于南禦虜于
北自正嘉以來推名將者孰不以繼光爲第
一昔劉江寧海隅之地獲倭級僅三千遂封
廣寧伯近時邊臣斬虜至百卽以大捷論錦
衣之陞累累而繼光敵倭至二萬薊寧之功

還在大捷之上乃並不蒙延世之賞祇以修
邊功磨一子錦衣千戶而已後又投之南荒
奪其將印使佗僚無聊以死今已數十年尚
斬一易名之典自來功大賞薄未有如是之
甚者今奴酋猖狂徵兵遍天下崇階峻秩大
蘇高牙後先相望甚至橫草之功未聞而副
總叅遊之秩已授乃竟無人能發一矢東向
相加遺孰不謂繼光而在決不至此頃蜀事
又告急矣中外倉皇莫知爲計臣等竊以爲
蜀地險僻人情易擾然李順劉旰之亂極其

猖獗張詠以一郡守談笑而平之羅渾擎羅
夫子聚衆數萬連營數十直逼成都高仁厚
將數百騎馳尺檄不崇朝盡空其壘高崇文
之破劉闢亦僅神策兵五千耳蓋蜂屯蟻合
之徒易聚易散勢自如此聞奢崇明土兵不
過數千其餘皆驅率脅從張其聲勢誠使得
智勇之將統節制之兵不過一二萬人益以
土司之效順者奮勇長驅稍用高仁厚策傳
諭解散逆酋必可殲也第恐無繼光其人耳
夫買駿招士式蛙作勇古人常多用之朽骨

微蟲尚能感動而況于人臣等願

皇上勅下該部詳覈繼光勲勞量行叙錄或特
錦衣一蔭或卽以原蔭千戶優陞職級仍予
以謚慰英魂于九原昭

特恩于奕世海內英雄豪傑當必有聞風興起爲
國家出力事定功成必不愛五等之封茅土之
胙以示報而不至如繼光之沈沒或亦激勸
之一道乎其與繼光同時戮力而謀畧勲名
亦差次者則有俞大猷或再采公論併行叙
謚是亦勞臣之所望以瞑目于地

書生不關軍旅當此艱難之秋自

散使今日有繼光其人當望其下風爲之百
拜又竊見

皇上留神疆事拊髀興思

傳諭臣等擬

旨嘉獎士類秦良玉使繼光而在今日其蒙

恩微寵又不知當何如故有概于衷合辭爲請伏
望

聖明採擇施行奉

聖旨感繼光素著勲勞未蒙優叙覽卿等奏朕知

道了着該部卽行議覆還併俞大猷都與他諡
稱朕憫念勞臣至意

天啓元年十二月初九日

論經撫事情疏

奏爲廷議紛紜主持無力敬述愚見以備

聖裁事 臣鉛槧書生不知軍旅頃者扶病出山每

告人曰今邊事回勦支撐未易使我廣益集
思屈羣策合羣力以徇

國家之急此所能也若運籌制勝料敵設奇指
授關外之方畧筭無遺策則不能也初聞遼
陽之變人情震擾卽京師士民亦多逃避而
巡撫王化貞時方爲道臣獨能從容鎮定使
河西不至潰散心竊壯之未幾聞熊廷弼有

經畧之

命春禮殷隆則又竊喜以爲

朝廷委寄之重如此廷弼才又足以當之遑左必

無慮矣然惟時談者已虞經撫之不合臣曰

不然也同舟遇風則胡越可爲左右手矧二

臣共事地方成則同功敗則同罪毋論封疆

利害卽身家禍福亦彼此共之安得不合其

後見章疏中稍有形迹臣亦以爲小嫌耳何

至于參商惟毛文龍鎮江之役撫臣以爲功

經臣以爲罪意見大異臣竊謂

國家費數十萬金錢招十餘萬士卒未嘗損奴
曾之分毫而文龍以二百人擒斬數十功雖
難言罪于何有以爲亂三方布置之局則此
局何時而定以爲貽遼人殺戮之禍則前此
遼人之殺戮已不勝其慘豈盡由文龍故文
龍之功罪可勿談也受事以來卽移書二臣
力勸其相與輯睦共保危疆而微誠不足感
動心甚愧之然私心願望終欲二臣之歡好
不敢有一毫左右袒于其間卽頃者言官論
高出等意或有爲臣亦以爲非曰如此則廷

弼不自安矣近見廷弼有分布防守疏則甚喜爲擬

旨稱其方畧次第又于朝罷告九卿諸臣曰經畧此疏甚佳遼事有着落矣諸臣皆同聲以爲然越二三日廷弼又有書聞毛文龍殺奴防守兵二千今巡撫往援當進至廣寧爲之後繼臣又甚喜曰如此則經畧不無嫌于巡撫而且無憾于文龍遼事益可爲大計之諸臣亦皆以爲然以此見人情之于經撫非有厚薄但欲其同心協力爲遼左計耳而南北

言官屢有條陳皆以經撫不合爲說臣與同官商議以言者既多若全不照管殊非事體故擬下廷議臣向者見

朝端有事輒下廷議心亦以爲非惟此事重大不敢以冥冥之見輕爲臆斷意俟議上乃可酌處耳而言者詆臣謂目前可以藉口日後可以卸罪夫人臣處國事而以藉口卸罪爲心則不忠之大者也臣見漢史述趙充國平西羌以爲魏相能用充國然充國亦自口兵難遙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畧而其時廷議亦

多異同最後是克國者乃十八彼何嘗廢廷
議也且克國雖主屯田而辛武賢亦竟以力
戰取勝夫安知羌之破散武賢盡無功乎今
使廷弼能爲克國臣亦何難爲之主張且留
化貞以爲武賢亦何不可者惟是廷弼之與
化貞作用既殊而欲化貞受其節制則舉朝
之人皆以爲難行臣之同官皆爭之甚力豈
臣一人所敢獨任臣嘗見前代奸臣如功嫉
能敗壞國家如盧杞秦檜之流心甚痛恨每
讀史至此輒爲掩卷如使阻撓廷弼以自爲

藉口卸罪計則與杞櫓何異今日不畏官
他日獨不畏青史耶頃與同官談及戚繼光
相與咨嗟嘆慕願爲執鞭卽具疏請追錄其
功蒙

皇上亦以爲然

傳諭擬

旨下部議覆矣死者如此生者何如區區愚衷但
以年來徵兵轉餉民力困竭若遼事久無結
局則內釁必生恐其禍不止于蜀曾舉趙克
國策與經臣籌度而經臣謂屯田必不可行

不徵兵不轉餉必不足以守遼此臣之所爲
過計深憂而未敢力主者也臣老病昏迷觸
事憤憤其不能主張不止此一事徒以受事
未幾未敢言去然其伎倆智能大較可見不
去亦終無益伏望

皇上下臣章兵部再行斟酌如遼事可以專委廷
弼則卽申飭巡撫將吏一聽廷弼之節制不
得分其事權至于毛文龍事得于回鄉之口
經臣亦未深信須彼中確查虛實如其果真
則二臣仍常督率道將合力救援不得以人

言推諉自失事機此又臣之所惓惓而厚望者也統望

聖明裁斷施行奉

聖旨軍國大計從來集廷臣議覽卿奏具見持平周慮朕知道了會議覆奏已有旨責成經撫各官相機調度共圖報稱如再違旨爭執債事必罪不貸中外多事賴卿殫抒忠猷主持國是副朕倚任至意該部知道

天啓元年十二月十二日

留同官榻

蒙

發下同官臣劉一燦本

傳諭已四次懇辭准馳驛去臣等竊念人臣進退

由于

君命

皇上既允一燦之去臣等安敢強留但念閣中何

時嘗苦人乏今日方有七人足爲年來盛事

又值中外多虞東西交警臣維開濟萬分艱

難多一人則增一人之見識添一人之氣力

續卷直

卷二

十

而一燎忠勤貞亮素簡

宸衷當

兩聖繼升之時翼戴

聖躬維持

宗社一段苦心終難泯沒在閣年餘實筦機務百
凡事體極爲諳熟卽臣向高雖忝居首輔然
山居日久加以老病亦深藉其夾持之力一
燎若去則閣中失一得力之人而臣等愈難
于展布矣況大臣去留關係國體今冢卿方
去而輔臣又繼人情疑駭以爲

皇上有所厭薄而莫知其故其過于揣摩者將以爲二臣之去別有他端而人人自危

皇上御極僅歲餘其

加禮于大臣者至爲優渥海內方傳誦

聖德謂庶幾元首股肱一體之誼而忽有此舉動何前後之不相符其所損殆不細矣臣等方望

皇上傳諭一燎速出共效贊襄奈何遽聽其去此

臣等之所萬不容已于言者也茲敢仍擬

溫旨慰留非留一燎也蓋揆之

國體人情必當如此而竊度

聖心亦必有難于忽然者耳伏望

聖慈曲垂

鑒炤

臣

等不勝冒昧懇切之至

天啓元年十二月十一日

給假榻

臣衰老已極又素患怔忡不寐之病曾於途次屢疏懇陳今在閣辦事將五十日屢次眩暈皆賴僕役等左右扶掖始免顛仆此同官諸臣所共見者昨日在閣亦苦眩暈今晨方起卽以頭痛悶絕緣欲恭進

二陵聖德詩故復勉強匍匐扶携入閣而困憊委頓愈不能支矣伏望

聖慈准臣給假數日於私寓調理其一切本章有同官五臣在閣票擬臣不敢預俟調理科

仍卽入閣辦事不敢偷安臣非萬不得已四
不敢

請也

天啓元年十二月十一日

繪屏續奏草卷之二

回奏梅世功等承廢悞

適蒙

發下吏部覆南京禮部咨送駙馬梅殷孫梅世功
李貞孫李邦鐸承廢本該文書官韓春口傳
年遠俱不准仰見

皇上慎重名器至意但查

皇上登極詔書內一欵

累朝及見在公主所出子孫各廢一子入監讀書
欽此又查先該吏部題覆駙馬王寧孫王國

蕃周景孫周佩俱奉

旨准訖臣等看得

詔書明載

累朝似原不分久近王寧尚懷慶公主梅殷尚寧

國公主俱

高皇帝女而寧國係

孝慈高皇后所出又微有異其餘係公主嫡派如

周佩等一概准廢該部遵

詔咨題兼據奉

旨事例今若別無他端止以年遠爲辭似與

詔內

累朝二字不合且與已給諸例後先異同上等隨
躡再三難以朦朧定擬仍照准例擬票進

覽伏惟

皇上裁奪近來乞請太繁臣等昨于原任尚書劉
體乾孫劉極本擬有乞恩年遠不准之

旨止以年久不合

詔條與此似不相蒙非敢擅爲擬議前後參差也
併此奏

聞統惟

續奏草

卷三

二

聖明照察

天啓元年十二月十四日

再留同官揭

適蒙

發下臣同官劉一燦乞身本該文書官張惠口傳上諭五疏情辭懇切准馳驛去臣等先因一燦辭

疏蒙

允具揭擬

旨請留

皇上幸聽臣等旋即批發煌煌

天語惓惓

恩意中外傳頌以爲

皇上禮遇大臣如此乃昨

旨僅隔一夕今疏遽復允放不惟

聖慈慰留之意鬱而未宣似覺後先

批答之辭驟而無序

祖宗朝閣部諸臣苟無大故終始垂恩卽

皇上御極以來閣臣去位者再率蒙

恩禮周渥至

傳允之後慰留仍至再四蓋寵眷大臣以風有位

乃

累朝之家法且

皇上所已行臣等何敢不遵承將奉用是不避煩
貼再此控懇仍擬

留旨呈

覽至于綸牒多事之需才一燂沈毅之足賴鈐部
用人之始末科臣求多之端倪

皇上自有洞鑒舉朝自有公評臣等前揭畧具儻
仰勤

聖覽未有不俯

賜聽允者臣等何敢復贅統惟

聖慈鑒察

天啓元年十二月十五日

爲秦良玉請誥命用寶楊

題該石砭上司秦良玉以援遼功奉

旨封夫人給與

誥命遷延日久未經用

寶給發今又率兵征剿奢酋伏蒙

皇上屢次褒嘉本官差人候領

誥軸日久臣等欲其速回傳諭

聖意作其忠義之心查得二十七日係洗

寶日期乞卽於是日用

寶頒給來人齎捧前去庶本官益感格外之

恩而圖報愈切矣

天啓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告病併陳時事疏

奏爲老病不支

厚恩難報敬因時事少效愚衷事
臣質本庸愚毫
無才具遭逢

皇祖勉力馳驅自釋負還山頽然自廢不自意重
遇

聖明復蒙任使老病殘生懇辭不獲受事將兩月
矣雖風夜竭誠思效尺寸而賦性疎直世故
不諳上之而執事煩苦未免取厭於

聖心下之而擬議乖違難以盡孚于衆志東西之

警交江安懷之籌靡效一生伎倆已畢見于
此矣假使年力尚強身無疾病猶可勉強而
以望七之衰齡遽怔忡之風患終宵不寐終
日昏沈每入班行時虞傾跌昨萬不得已請
假調理而病患既深難以遽除伏枕思惟頗
有少概於衷而不能已于言者自古帝王之
致治雖有不同然其大要不過好學勤政兩
端虞廷傳受首言執中而卽繼以道心之微
人心之危且兢兢業業于一日二日之萬幾
夫聖如堯舜豈復有人心唐虞之世垂衣而

而天下治何萬幾之有二帝之意蓋以帝王
位尊任重苟有一念之安逸自肆卽爲人心
而幾者動之微四海九州之大其爲釁端禍
萌何可勝數是以防乎其防而不敢頃刻安
也我

皇上聰明天縱

朝講時臨真可謂勤政好學之主矣但今之常朝
既是套數具文無關於政事而

日講開陳時刻有限亦恐不能洞悉于義理之精
微古今政治之得失至於退處深宮之後其

起居動靜非但外廷不得而知卽臣等忝居
密勿亦無從問也其果盡如二帝之兢業乎
抑亦有稍動于人心危而不及持者乎臣嘗
見

皇上發擬本章每多

傳諭以此仰窺

聖心之留神于庶政也然而所

傳諭者亦間有瑣細而不急窒礙而難行臣等欲

一一言之則不勝其煩欲默而不言則又失
輔弼之職堯舜君臣有卻命有吁咈夫都人

者贊其是也吁咈者矯其非也汲黯曰天子
置公卿輔弼之臣豈可阿諛順旨陷主于不
義故臣願

皇上有所傳諭毋執成心使臣等得以盡言而
皇上尤於燕閒游豫之時覽觀經史深戒怠荒以
直接虞廷人心道心兢業萬幾之統此

宗社蒼生之大幸也大臣者朝廷之股肱言官則
耳目相須而並重也

皇上御極以來三事九列無不備官青瑣烏臺時
多濫額亦既知所重矣然而倪思輝等以論

客氏去矣銓臣周嘉謨以被論去矣輔臣劉
一燝又屢懇請矣言官論保母則去言官言
官論大臣則去大臣其去言官也若視言官
之甚輕其去大臣也又若視言官之甚重夫
言官不得於彼能得於此猶庶幾處於若輕
若重之間而所稱

顧命之大臣乃不得比於保母尚存徘徊顧戀之
意則其輕斯已極矣往

皇祖時大臣以老病請以人言請率不得去不勝
呼籲之苦今

皇上寬仁體恤臣私有請必遂使進有雍容奉職
之娛退無狼狽跋扈之患真是

聖朝第一美政卽嘉謨之去亦豈不感激

聖恩惟是其去之跡若近千驟而嫌于輕則人莫
不評之甚且揣摩于奧窔之中不可知之地
臣萬不敢謂然而其漸亦當防也王安一庵
豎耳在

先帝時不爲無功在

皇上時不爲無罪彼其剛戾恣睢好名不學自足
以取禍然事在

內庭

皇上自知之而自處之若必借已朽之骨以入彈
章非所以爲名矣况年來人情有一番爭競
則必有一番題目在今日言者可信其無心
而他日繼者將出于有意起端甚微末流甚
大此亦不可不慮者也臣竊觀時事東夷之
惡談未消西酋之兇鋒復熾九邊兵餉在在
告窮各處奸氓人人思逞天下之事莫知終
始所賴

君臣上下血脈流通精神貫徹合心協力以緩輯

黎氓戡定凶逆爲務庶克有濟而

穆清之上既可望而不可知嚴靡之下復丁
不可言小羣難渙煩言易生封疆將吏
效之一片平明世界盡爲乖戾外錯之氣所
瀾漫晦蝕又何怪乎戎虜之縱橫哉臣職任
股肱誼當調燮陳力無能空言何補惟念病
勢如此恐不能久事

皇上又眩暈時作乍起乍仆倘卒然填溝壑遂不
及言長負

恩私抱恨無已故從床褥中口占授書語無倫次

伏望

聖慈察其無他矜其狂直

俯賜采納

臣不勝冒昧悚息之至奉

聖旨朕在宮中每日披閱文書覽誦經史及

祖宗訓錄兼以時事憂勞何有多暇卿爲輔弼元

老正賴責難陳善匡朕不逮覽奏具悉忠悃王

安處分已久外廷章奏不得牽入目前東西用

兵尚無戡定次第卿旣心切憂時當不久安私

寓佇望卽出佐理副朕倚任該部知道

天啓元年十二月十九日

論經撫事情疏

奏爲謀國無能妄言召咎謹陳愚悃以備

聖裁事臣頃因御史江秉謙以遼事會議責臣卸

擔不得已具一疏自明並未敢侵及經臣只

言毛文龍不宜深罪此未合經臣之意耳而

經臣疏辯且移書在廷諸臣危言苦語若有

深怨積禍然者臣甚異之若再有詞說則枝

節愈生惟直任失言之罪而已至於經撫之

不和必致敗壞遼事則三尺童子無不知之

卽經撫二臣亦自言之若坐觀其成敗心則

何安懸斷其是非意又難定故不得已擬令部科二臣往諭

聖意蓋以部科親往或可曲暢彼此之神情或可目擊地方之事勢較諸長安中空言遙度漫無歸着者或差勝耳而部科諸臣有疏咸言其不便臣亦惟有直任失擬之罪而已但其所言差官一出恐經撫之不和爲人所窺則臣亦未敢盡以爲然也夫經撫之不和爲日久矣章疏之抄傳者不知其幾播之長安達之天下若揭日月而行矣尚待差官之行乃

始知乎事至于此而尚可爲之掩護乎若部

科諸臣斷以差官爲不可以移文爲得策則

臣願諸臣亦力任移文一着必足以解經撫

之紛必足以了遼東之事而後可如萬一不

能則文移往返之間又復耽閣月日

臣恐其

愈久而愈無及也今諸臣所以不欲往諭者

蓋心知經撫之難言論之無益耳平心而論

經臣謂與撫臣作法不同必不可得而合此

誠是矣卽撫臣之作法不如經臣之穩亦盡

人知之矣然當遼陽破陷之時撫臣挺身而

守廣寧延至今日此亦豈無一長之可取者
而經臣前後之章疏與出關之見聞其振盪
撫臣之罪狀似不可一日容于地方此亦盡
由于作法之不同乎況其所謂不同者撫臣
欲以冬進兵經臣謂當須春其相去無幾時
也今已至春矣若虛衷和氣子細商量軫遼
民之危難審西虜之情形其於先後緩急之
間必有足相成而不相戾者亦何至參商矛
盾如是之甚乎而其斷然不相合者又何故
也今日若不明自處置封疆之臣委之廟廊

廟廊之臣委之以疆寓恐轉盼之間奴且渡
河即使廣寧能守而金錢竭于內遺民盡于
外天下事愈不可爲矣此臣之所爲深憂而
過計者也部臣科臣于疆事皆有專責所見
既同臣亦更有何說惟念受國厚恩明知事
勢之艱危而默無一言將得罪于

君父與

九廟之神靈是以不容自己而作此不達時務之
談耳至於臣前此所與經臣往復書頗悉愚
衷經臣業已抄傳其爲害經臣與否天下之

人必有亮臣心者惟是經臣既已疑臣而臣復任票擬之役將何事不見猜疑請以後邊事皆付同官五臣擬上臣不與聞庶經臣之心安則封疆安而臣亦少遠于罪戾矣況合五臣之智必智于臣無五臣之任必任于臣此固事理之易明者不然人皆默然臣獨嗾嗾他日有事將使臣獨任其咎恐亦同爲王臣者之所不安也臣情急辭危忘其煩聒伏望

聖明俯下廷議剴經撫之異同決部科之行止倘

微

宗社之靈廷臣之力經撫二臣幡然改心易慮以
其爲封疆計豈非天下國家之大幸臣卽以
妄言取罪亦甘之矣奉

聖旨卿以東事深思忠計總欲責成經撫恐致推
諉悞事前後疏揭擬票自明其會議遣官俱已
有旨了封疆多事還賴卿等集思主持佐朕裁
決用副倚任至意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正月初二日

辭陵工加恩疏

奏爲無功冒

賞義不敢承懇乞

聖慈俯容辭免事該吏部接出

聖諭以

慶陵工成

加恩內閣進

臣中極殿大學士廕一子尚寶司丞

賞銀五十兩紵絲三表裏

臣

一聞

恩命不勝感悚竊惟國家之典莫大于論功而人

臣之愆莫大于冒賞故賞浮于功猶謂之濫

而况于無功之賞乎臣事

皇考于東宮及備員綸扉深蒙

眷念然臣未嘗有尺寸之勞可以自效于

皇考迨

皇考之御極也臣方里居不及覩

飛龍之盛

皇考之賓天也臣未赴

召不能效執紼之勞卽

山陵始終臣未嘗預頃者奔走瞻拜徒有感慕

嗟悵攀髯之無自而已君視顏而受重臣

上愧

有大之靈而下辱論功之典其將何以自立于
朝端哉臣出山之日已知老病殘生萬難報效
矢無干澤希寵之心故兩番捷叙皆不敢承
亦蒙

皇上曲體下私允其辭免今此叨濫更甚于前用
敢瀝誠懇辭伏望

聖慈收回

成命以安愚分其爲感戴尤倍萬尋常矣臣不勝
懇切籲祈之至奉

聖旨卿佑

皇祖啓佑

皇考以迨朕躬積著忠猷茲逢

大典首宜褒叙用示眷酬卿其遵命祇承慎毋譖讓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正月初七日

再辭 陵工加恩疏

奏爲

恩叙誼難祇承控辭情非得已仰懇

聖俞以安愚分事

臣以

陵工加恩具疏辭免奉

聖旨卿佐

皇祖啓佑

皇考以迨朕躬積著忠猷茲逢

大典首宜褒叙用示眷酬卿其遵命祇承慎毋謙

讓該部知道欽此

臣一奉

溫綸愈增感愧竊念

臣

賦才庸劣偶爾遭逢輔佐

雖歷乎

三朝報酬未聞乎寸效望

陵園而興感徒裂肝腸從將作以效勞空馳夢寐

今以一籌莫展之身居一事難行之地抱一

日難挨之病方將乞身

聖主歸骨故山豈敢復叨非分之賞以負此無涯

之

恩哉萬望

聖慈俯鑒愚衷卽容辭免使

臣

得免煩瀆之罪其

幸大矣奉

聖旨朕以大典霈恩卿元臣碩輔舊德新猷並宜
首敘何乃懌陳至再尚體朕意勉承成命勿辭
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正月十九日

請發帑揭

臣等連日見各邊請餉之疏急如燃眉戶部束手無措只望

發帑

國家額設餉銀民間輸納原有定數近因遼左失事每年添至千萬皆係設處民窮已極催徵不前急之則必爲亂故逋欠亦多計臣無點錢化金之術將如之何今廣寧兵潰勢已不支督臣王象乾告急兼請餉銀近畿薊昌諸鎮皆缺餉數月軍士屢欲鼓譟若乘此爲

亂更大可憂伏望

皇上俯允戶部之請先

發帑銀一百萬以濟此急庶可少延目前不至生
變第恐此數尚猶未足臣等一時未敢多擬
耳

天啓二年正月二十七日

乞休第一疏

奏爲誤國罪深義當引咎懇乞

聖明卽行譴斥事

臣本鉛槧書生不知軍旅

學卜筮

臣

田間

臣

徘徊趙趙而不敢應非但病骨

支離不堪驅策亦以封疆事重非可嘗試此

臣自知之明也徒以

君命數臨疆事愈急萬不得已黽勉一行自就道

之日卽聞經撫之不和必壞遼事比人都千

方百計勸解二臣而終不能得無可柰何而

欲歸併一人又不能行下何而敗報至矣廣

寧失矣經撫皆走矣臣以八載林居之人受

事未三月卽逢此變而部臣欲請尚方之劍

以誅臣臺臣欲引賈似道之傳以律臣南京

科臣又舉撫臣之不受制以罪臣皆詞嚴義

正臣不敢辭臣久病殘軀怔忡爲患困苦不

寐頻形奏章入都以來未嘗有一夕安眠屢

次眩暈傾跌皆僕隸輩扶起曾告訴同官欲

於二月間懇請謝事忽值東事分裂遂不敢

言然臣老病如此終難展布况此時何時非

有剛毅果斷之才沈幾明照之識必不能濟

而臣自審生平淺而寡謀懦而少決在太平
無事時尚可備員充位今非其任矣強之以
不能所誤必多張禹不誅賈似道不斥卒以
壞人國家此臣之所以審已量力不得不籲
控于

君父也事勢如此臣何敢乞身歸里惟望

皇上罷罪臣聽其暫寓都門禍福死生臣當與

國家共之不敢躲避自全以蹈不忠不義之罪
貽僇于千古也奉

聖旨卿忠誠體國封疆大計調劑苦心乃邊臣

力不協以致敗壞事勢日急還賴卿集思夾策
勉抒猷畧期濟時艱不必引咎陳辭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二月初五日

捐俸疏

奏爲目擊時艱輸俸助

國事竊惟逆酋不道

天討必誅

皇上赫然命將出師不難發

內帑數百萬之藏以佐軍

國而凱歌未奏尾閼之泄旣逝而不還竭澤之徵

又殫而莫繼

臣

等叨居政地罔裨持籌每惟

節年

賜資之頒祿廩之給秋毫以上皆出

上恩然亦無一非民間膏血而安受坐享實豐朕
心謹將所積微貲各輸二百兩用助大農收
買煤米之用以濟窮民雖涓埃之細何補
崇深而饒蟻之誠少效萬一矣奉

聖旨覽卿等所奏輸俸助農具見爲國愛民朕心
嘉悅知道了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二月十五日

三辭 陵工加恩疏

奏爲佐理自分無能

隆恩萬難冒受瀝誠懇辭仰祈

聖鑒事該

臣以

陵工加恩再疏陳辭未蒙

慈允隨以河西失事

聖心焦勞恐煩

天聽不敢瀆陳乃在

臣

愚衷旦夕不安蓋毋論

皇考寢宮

臣

無尺寸之勞不宜濫膺殊典卽當此

艱難危困之日

臣

叨居帷幄莫展一筭覆餗

之愆無以自逭分宜席藁待罪

皇上不加譴責

曲賜優容已萬幸矣况敢覲顏昧心而冒此非望
之賞乎臣受事三月兩蒙捷叙皆荷

聖鑒臣辭免今次下情懇切更倍於前故復披
瀝控陳伏望

聖慈卽賜俞允使臣心得以少安其感激圖報當
愈倍矣奉

聖旨卿自赴召以來屢辭恩命茲值大典敘賚兼
以時艱勞倍藉示眷酬何又再三堅讓情詞真

懇朕不欲強特聽辭免以成卿謙德銀幣其祚
承勿縻辭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二月十五日

引罪揭

頃者河西失事中外震驚雖云將吏之不成然臣等身居帷幄運籌無能以致逆酋猖獗憂及

君父罪將何辭緣前此有祭輓及

經筵諸古典未敢具

奏茲謹合辭請罪仰乞

聖明重加譴斥以爲佐理失職之戒仍於本月十六日起至二十五日止俱青衣黑角帶辦事其大小各衙門一體遵行自此協心併力共

圖安懷長策毋但以空言套語苟且了事重
勤

宵旰之憂此實臣等區區之一念也伏候

聖裁傳示奉

聖旨是覽卿等所奏河西失事皆緣經撫不和道
將等官聞風棄城奔逃以致潰敗與卿等無涉
何乃合辭請斥今東西交訐之時正賴卿等運
籌帷幄佐理勛勩還傳示大小臣工協心協力
共圖安懷以慰朕懷該衙門知道

天啓二年二月十五日

兩請同官辭本揭

蒙

發下閣臣劉一燦辭疏令臣等擬票臣等竊惟一

燦於舊冬懇辭曾蒙

皇上兩傳允放臣等以一燦效有勤勞尚欲留之

同心輔政故屢擬

溫綸以挽其去今杜門已久去志益堅力懇臣等

爲之代

請臣等欲擬

允則心有不安欲擬留則勢有難挽相與籌度以

爲從前輔臣進退皆取自

上裁

臣

等謹查照舊例恭擬兩票上

請伏望

聖明裁定中有未妥併乞

改正施行

天啓二年二月三十日

票擬舛錯乞休第二疏

奏爲老病昏迷票擬舛錯懇

恩速罷以重政幾事臣本海上碌碌書生素無經濟之具遭逢

皇祖知遇之隆信任之篤臣其時年方踰艾精力尚強故能黽勉馳驅少效尺寸今

聖恩雖厚而臣年垂七十老矣無日不病矣精神

昏憤觸事遺忘章疏稍長卽不能竟讀讀竟亦不知何語諸所票擬謬戾實多近又加以東事決裂心事愁苦智識愈昏固有今日擬

言而明日忘之前後違背一事數更其見于言官
之糾駁者甚多臣惟有心愧而已昨御史張
慎言一疏具陳票擬之不當雖不明指及臣
而臣實爲閣臣之首安所委罪卽如熊廷弼
事旣守關又出關旣戴罪又聽勘此其間雖
各自有說未易盡言乃臣之不能以定力重
張亦槩可見矣此固

皇上之所深知而無待人言者也其他汶汶憤憤
率皆如此夫閣臣所司票擬耳票擬而外一
事不可行併此而誤安川閣臣爲耶臣嘗謂

自古人臣有誤國之事又有誤國之心者李
林甫盧杞秦檜之流是也無誤國之心而有
誤國之事者房琯王安石張浚之流是也無
誤國之心而惟恐爲誤國之事者鄭縈之流
是也臣今日自處正與縈同若冒昧隱忍忝
竊日久則必蒙房琯輩之罪而浸淫不止且
與杞檜輩同科臣不足惜其如二百餘年之
宗社何哉萬不得已披瀝血誠懇求罷斥臣亦未
敢言歸且暫寓都門以待事定其閣臣職事
新舊諸臣濟濟足任必不至如臣之謬戾也

臣病困顛連狼狽萬狀今請罪求罷不敢言
病尚容另疏控陳統望

聖慈哀憐矜察臣不勝冒死懇切籲祈之至奉

聖旨封疆事重卿每虛心叅酌佐朕衷裁向緣中
外驚爭以致推沮債事卽今任人捍圉諸要務
尚無次第朕方日夜憂勞卿爲輔弼元臣正賴
其濟時艱何乃陳辭引避勉抒猷畧贊決廟謨
早建安攘之績酬卿素懷副朕倚望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三月初六日

疏

奏爲乞罷蒙

留再陳愚悃事該臣以票擬失當自審老病不能供職懇求罷免奉

聖旨封疆事重卿每虛心叅酌佐朕衷裁向緣中外黨爭以致推沮僨事卽今任人扞圉諸要務尚無次第朕方日夜憂勞卿爲輔弼元臣正賴共濟時艱何乃陳辭引避勉抒猷畧贊決廟謨早建安懷之績酬卿素懷副朕倚望該部知道

欽此

臣祇誦

濕綸既感且愧苟猷畧之可抒寧髮膚之是愛但
臣風苦不寐之病望居無事猶終日眩暈狼
狽不支黽勉北來彌增困苦故途次上書備
陳此情且謂一言有欺卽見殛于
九廟之神靈死而無面目以見

皇祖

皇考此非萬分真切何敢向

君父前作誑語受事四月餘前病愈增展轉終宵
未嘗合眼自腸胃以至唇舌皆如火焚日間
則頭眩目花每站立稍久卽欲傾倒加以朝

出暮歸無刻休假老年之人卽無病亦不能
支而況病乎况病而加以日夜之煎熬乎天
下事非精神筋力必不能辦議者謂臣初到
時尚有可觀近則憤憤此非臣之智于前而
愚于後也精神耗而筋力衰其勢必至此耳
今封疆危迫戎馬倥傯百凡事務臣能擬
言而不能行甚至有

嚴旨三四下而所司無一奉行人不以咎所司而
咎臣曰何不擔當臣愚昧昏迷雖欲竭力擔
當而終無寸效昔人以輔弼之任比於棟梁

棟撓梁傾未有不_臣易若使腐朽之木濫充棟
梁萬無不摧折之理_臣之同官有五六人皆
棟梁之材徒以_臣在不敢任事_臣罷則得究
其用豈不勝于腐朽之木萬萬哉如以爲時
事艱危不宜推避則_臣當遼陽陷沒之後冒
暑扶病奔馳而來此時不推避而推避於今
乎亦可以見_臣情之萬不得已矣伏望

聖慈曲垂炤鑒卽

賜罷斥

_臣

不勝哀鳴激切之至奉

聖旨卿自召還政本適值多事憂國勞心中外所

知卽今關務正殷且廷試在邇朕以首科臨軒
策士卿爲讀卷首臣當率諸臣供事以重大典
延佇良切慎勿再陳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二月十二日

人直揭

該臣以人言及病困具疏乞罷兩奏

溫給且以

廷試大典令臣供事臣雖伏在床褥然念

皇上龍飛首科

臨軒召對實千載盛事臣何幸得于躬逢謹遵

旨于十五日黽勉入

朝拭目以觀

隆典至于前疏所陳萬非得已今未敢再瀆耳奉
聖旨覽卿奏違旨入朝朕心甚慰知道了國事方

切倚賴慎勿再有控陳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三月十四日

續給罪奏草卷之三終